

铁建情怀

人在天涯

邂逅东方的微笑

□ 赵利强

敦煌莫高窟、麦积山石窟、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,无论其规模还是艺术成就,都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文化的瑰宝。

除云冈石窟未曾亲密接触外,我和其他三座石窟都曾有一面之缘,而印象最深的,莫过于麦积山石窟。在那里,机缘巧合中,我有幸与“东方的微笑”邂逅。

立秋的第一个周末,朋友相约去天水。10余年间,我曾无数次经过天水,却一直未能驻足,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,脑子里不断地搜索着关于天水的信息。

天水最早称为“上邽”,称“天水郡”始于汉武帝时期。天水得名,源于“天河注水”的美丽传说。远在3000多年前,上邽地区人口密集,屋宇毗连,可谓“山水清秀,林木茂密”,并且孕育了一个强大的秦帝国。秦末汉初,连年征战,加上干旱灾害频发,上邽城里民不聊生。一天夜里,忽然狂风大作,雷电交加,一道道金光闪耀,大地之上顿现红光。“轰隆隆”的巨响声中,大地裂开。只见天上河水倾泻而下,注入裂开的缝中,形成一湖,名曰“天水湖”。此湖水水质纯净,甘冽醇厚,“春不涸,夏不溢,四季盎然”。人们说这湖与天河相通,就叫它“天水”。

我们乘坐当天的高铁,一个半小时后到了天水南站,直奔麦积山风景区。此时正值暑假,加上已经立秋,天气并不炎热,来天水考察、旅游的客商络绎不绝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天水是甘肃最美的地方。麦积山风景区林荫蔽日,松涛阵阵,凉风习习,使远道而来的我们顿感清凉。

跟随着游人,我们到了麦积山脚下,那褚红色、像麦垛一样的大山,坦荡荡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,这也是称之为“麦积山”的缘故。虽然只有143米高,但在山下还须仰视才能见到全貌。层层石窟、台阶高悬于山腰和山巅,由于行人通道是架空的钢结构台阶,许多人因为恐高,走走停停,有的驻足观望,有的闭目养神。我们都是工程人,习惯了登高,所以将许多游人远远落在了后面。当走到最高处,看到一队穿着讲究的游人,在导游的带领下且行且停,且听且思,我们就随着这支旅游团队边走边听。

走在中间的被称为“市长”的人,声音洪亮,向团队介绍着天水的历史、地理、人文、气候以及麦积山石窟的基本知识和有趣见闻。团队后面几位游客可能注意了脚下,没听到市长的讲解,问刚才说了什么。见没有人接话,我就向其简单地重复了刚才的讲解。因为紧随其后,这支团队中的人有什么疑问,我在知道的情况下都向他们简单解答,客人点头以示同意。在简单的交流中,我知道这是一支来自福州的考察团队。

跟随着福州考察团,我们由东向西,沿着台阶忽上忽下,当到达山腰垂直位置的

时候,市长、导游、福州团,和我们的距离都非常近,市长也注意到了他所带领的团队中多了我们几位“不速之客”。福州团队的成员向市长说:“您是天水的形象大使,广大市民也是天水的形象大使,这位朋友对天水的介绍也很详细,这种现象在福州不常见。”市长说他当副市长时,主抓旅游教育,就着力强化市民对天水的了解,推动形成全市人民推介天水的良好氛围。听到客人的解释,市长对我们也报以微笑并挥手致意。

当我们走到编号第133窟的时候,市长对福州团的朋友说:“咱们马上要看的这一窟一般不对外开放,这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,只有文化学者、外国友人、重大活动的时候才开放。今天,我们可以一起欣赏。”同时,市长对我们几位“不速之客”示意,邀请我和朋友一起进窟欣赏“东方的微笑”。

这是一次伟大的邂逅!灯光打开,在导游的介绍下,我终于见识了“东方的微笑”。这是一尊非常小的灰色石像,一个可爱的小沙弥,他的眼神,他的嘴角,瘦瘦小小的身子,微侧的小小的光脑门儿,他站在洞窟的左侧下方,很自然地微笑着。相信所有见到他的人,一定永远无法忘怀。

因为,在麦积山的数百个洞窟中,有数千座各式雕塑。他,一个菩萨前的小沙弥,

10岁左右的样子,身高88厘米。与各种各样的佛祖菩萨一起,他真是太小了。但谁会忘记他?他的存在本来就不是让人敬拜,不是为了显示任何力量和权威。是的,佛教经过北魏的快速发展,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王朝森严等级的烙印。小沙弥的存在,就是为了这个微笑的刹那,旁若无人,自得其乐,童心未泯。那微笑穿透1600年的岁月,瞬间抚慰了芸芸众生心灵。

我一次又一次虔诚地蹲下,与他对视。是什么能让人发出这样纯真、自然又幸福的微笑呢?那是一种洞悉了一切的幸福微笑,发自内心,恬淡如水。在他的笑容里,好像不是在听深奥的佛经,而是在想自己得意的心事,留下了这永恒的微笑。正是“一看心清静,莲花处处开,一花一净土,一土一如来!”是什么让人获得这样洞悉一切的智慧,从而内心纯净如一池清水,涟漪泛泛,微笑上扬的嘴角流露出一抹淡然。

市长说,小沙弥那“东方的微笑”,堪与欧洲蒙娜丽莎的微笑相媲美。那天的后半程旅游,我看到了些什么,已经很模糊了,唯独对这个小沙弥,至今记忆犹新。

所有到天水麦积山旅游的人都是过客,你来我往,最终离去……而这个微笑着的小沙弥,他却天真、快乐、自然地永远留在那里,我们能带走的,只是关于他那恬淡微笑的记忆。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一局

跨越万水千山 有一种爱

□ 张国庆

每次看到“异地恋”这个词,我都不禁联想到铁建人的爱情。他们虽然四海为家,坚守在祖国的万水千山,但是异地间的心心相印,也给彼此的爱情赋予独特的意义,拥有不同寻常的力量。作为一名铁建人,我见证了身边同事的爱情故事,因此更能感同身受。

今年是张亮侠入职中国铁建的第7个年头。7年间,她和丈夫从相恋到走进婚姻的殿堂,再到如今她们的儿子都一岁多了。作为章丘房建项目的财务部部长,她是项目部名副其实的“铁算盘”。项目资金管控、同事发票报销审批……她将这些事情一一落实,时刻以饱满的热情为施工生产做好保障。夜晚,在别人小酌放松时,总有一盏灯因她而亮。灯下,她专注的眼神,手中的笔在刷刷地写着些什么,陪伴她的是摆在桌前的全家福相片。一年下来,她和家人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,而每次的分别更令她难以割舍。

一岁大的儿子正是牙牙学语的阶段,初为人母,张亮侠对儿子疼爱有加,“含在嘴里怕化了,捧在手里怕摔了”。每次分别前,她先让丈夫把儿子带到另一个房间,然后独自悄悄离开。因为害怕听到儿子的哭闹声,她就更舍不得走了。因为对这份工作的热爱,也多亏丈夫的支持,她始终坚守岗位。

“老廖,你赶紧回项目部看看,你老婆来了,说是有点事找你。”廖振威正在对现场的安全设施进行例行检查,听到同事的话,心里突然绷紧了一根弦:“从湖南老家到广州一千多公里,老婆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来了呢?难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?”

“老廖,咱家的狗狗最近不知道怎么了,不爱吃东西了,你看看。”只见他老婆抱着宠物狗满心欢喜地跑了过来。老廖拿出一根火腿肠伸到小狗眼前,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吃了个精光。

老廖媳妇儿尴尬地看着老廖说:“狗狗想必是想你了,我怎么喂都不吃。”老廖却不紧不慢地说道:“到底是狗狗想我,还是你想我呀?”一句话把身边的人逗乐了。

老廖今年才30多岁,常年风吹日晒,让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。由于工地繁忙,老廖又赶到现场忙活去了。后来的3天时间里,老廖没顾得上陪媳妇儿逛商场、买衣服,反倒是老廖媳妇帮他洗衣服、打扫房间。由于不放心家里的孩子,老廖媳妇又匆匆赶回了家中。

启程前,我问老廖媳妇自己一个人照顾家庭会不会感到委屈,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,轻轻地说:“你现在还小,等你结婚以后就能体会了。我看着老廖在工地忙来忙去,一直乐此不疲,这股劲儿不知道怎么就跑我心里去了。他有责任感又顾家,我怎么会委屈呢!”

对参加工作三年的陈同飞来说,三年来的异地恋考验着他们的爱情,可以说是让他既痛苦又欣喜。刚来项目部时,他还是一个对工程懵懂无知的小伙。这几年,在导师、同事的指导和自己的努力下,他已成长为工程造价方面的专家。不能陪在大学谈了3年的女朋友身边,他只好把思念通过一个个小礼物寄过去;在对方难过时,他只能用温暖的短信给予安慰……多年的异地恋考验了他们的爱情,让他们更加明白彼此的重要。如今他的女朋友在读研究生,他也开始在工作中崭露头角。值得欣喜的是公司筹建的人才公寓,也圆了他的买房梦。他们约定,等她明年毕业时,他们就结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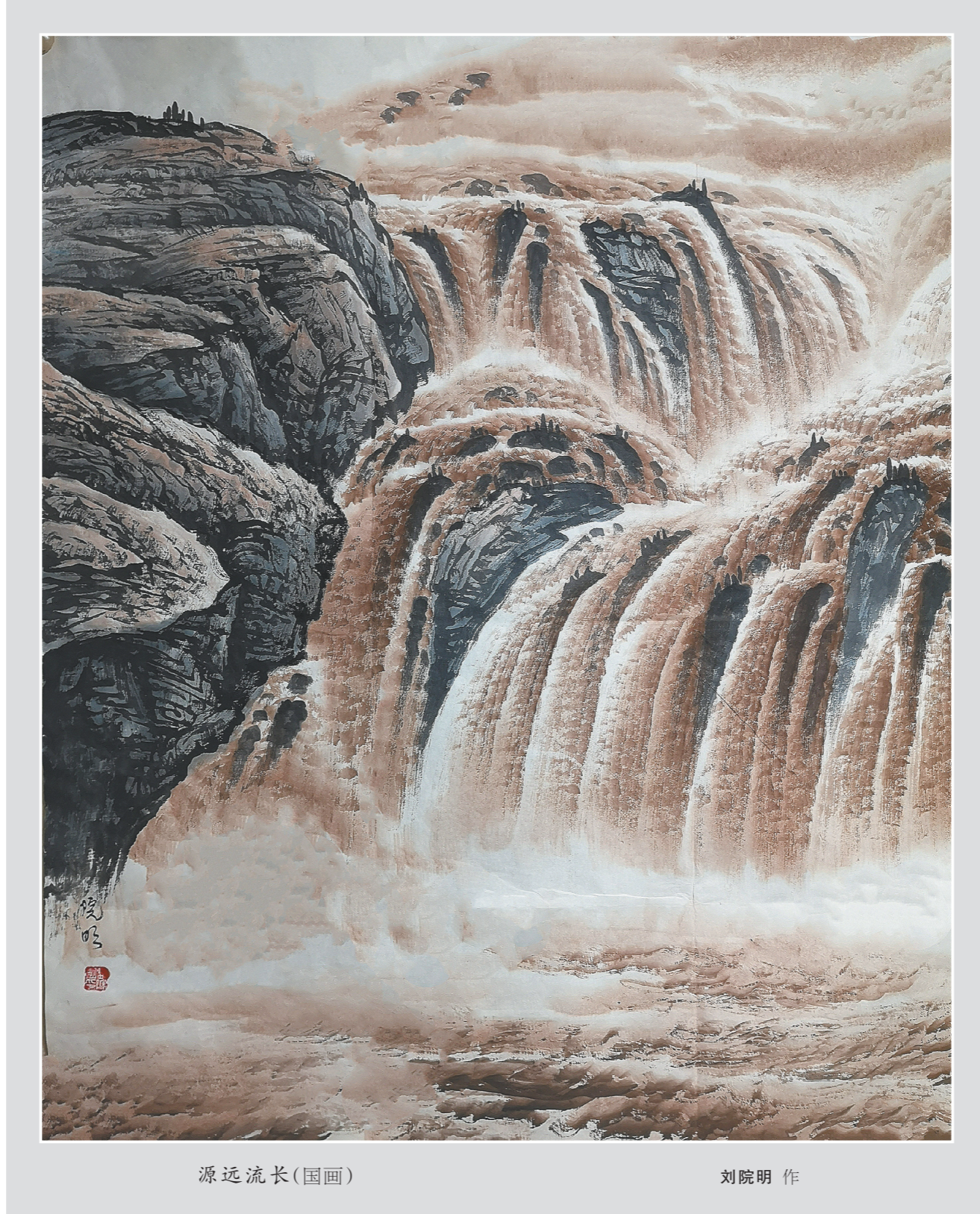
正如诗句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描述,特殊的工作性质,让铁建人的爱情相隔万里,但是心与心的距离却依旧近在咫尺。他们共度艰辛的时光,也拥有独特的甜蜜。无论是在繁华的城市,还是荒凉偏僻的大山深处,铁建人的爱情正在万水千山间悄然绽放。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五局五公司

花样年华

在工地成长

□ 张雷



源远流长(国画)

刘院明作

“工程推进就像一辆前行的汽车,项目努力跑出‘加速度’,我们就负责‘行车’安全。”中铁十七局五公司太原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安全生产部部长刘小栋说。

这位1993年出生的男孩儿,高高的个头,圆圆的脑袋,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儿,胖胖的脸庞上多少还有一丝少年的稚嫩。别看他年纪小,2014年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中国铁建的工地,现在也是工作6年的“老员工”了。大焦高铁是他参建的第一项工程,一直从事技术管理工作。两年后,由于项目工作需要,他被安排到工区安全生产部,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是为工程推进“踩刹车”的人。

“管生产就要管安全”,由一名技术员向安全员转变,虽然很多工作都是相通的,但是他依旧不敢有丝毫松懈。刚刚担任安全生产部部长的时候,他下载了公司、项目各级所有与安全相关的规章制度、操作规范,一遍又一遍地翻阅,做到重要参数信手拈来、操作流程熟记于心。他跟着工区安全总监一趟趟地走进工地,现场学习施工的每一道工序、工地的每个区域的安全注意事项,并与自己掌握的技术标准相结合,很快就对安全管理工作得心应手。

别看是一名“90后”部长,刘小栋处事沉稳,张弛有度。每逢进入施工新工序,或者首次采用新工艺,他都格外谨慎,认真总结安全注意事项,确保将安全生产理念传达到每一名工人。在日常检查中,他面对安全问题绝不姑息,铁面无私,同时又能耐心与劳务队沟通,细致讲解安全隐患的危害,注重安全教育的实际效果。“哪怕再小的隐患,不整改完毕绝不继续施工。”这是刘小栋日常检查雷打不动的原则。

刘小栋负责的店上隧道出口是典型的黄土隧道,最浅埋深只有3米,尤其进入土石交界的施工阶段后,地质条件更加复杂,每掘进一米都要格外谨慎。项目将初支封闭成环与掌子面的距离控制在20米之内,而如此近的距离必须合理安排机械施工,防止机械伤人。刘小栋坚持在现场盯控,根据施工情况合理调配机械,往往一盯就是几个小时,工人师傅都说:“有刘小栋在,我们很安心。”

如今,刘小栋顺利完成大焦高铁项目隧道施工任务,来到了太原老旧小区改造项目,依旧投身在安全管理工作一线,在工地继续书写着自己的青春故事。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七局五公司

心香一瓣

兹游奇绝冠平生

□ 徐静

深夜,海南岛的风卷起波浪,将一艘小船打得东摇西晃。不久,风浪平息,大海恢复了安静深邃的模样。乌云散去,几缕月光洒下来,将惊魂未定的小船轻柔地抱在怀里。船中,一位鬓角灰白的老人抬头看了看皎洁的明月,又低头沉思片刻,轻吟出一首七律:“参横斗转欲三更,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?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,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这位老人名叫苏轼,被贬儋州已经三年。接到朝廷大赦的诏令后,他匆匆渡海北归,最终在归途逝世。

据说在北宋,放逐儋州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处罚。儋州天遥地远,山险水恶,经济欠发达,文化更是落后,朝廷将苏轼流放至此,就是想让他命丧于此。可是他没有

消沉妥协,而是兴办学堂,勤勉劝农,给这荒芜之所带来物质与精神上的温饱;无数士子不远千里慕名而来,向他求学问道;他放平心态,把儋州当成新故乡,以平淡的态度面对身体的衰老和朝廷的打压,还写下“报道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”等名句。

他说:“云散月明谁点缀,天容海色本澄清。”这美丽的夜色不需要谁来点缀,长空明净,沧海澄澈,向来如此。苏轼一生淡泊名利。庙堂之上,他始终理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,即使遭受贬谪也不改初心。被贬流落时,他能迅速摆正自己的身份,尽心竭力地为百姓做事,抗洪水、治瘟疫、救饥荒……他就像这“天容海色”,拿去“文人”“官员”等身份点缀之后,显露出的是一个正直坦荡的“人”,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拥护爱戴。

即使客死他乡,他也没有丝毫悔恨,因为朝堂与江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,他的人生就是无数场旅行,总有看不尽的风景。经历多次挫败,苏轼也有过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的凄凉孤寂,但更多的是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豁达明朗。

对生活的热爱使他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也能保持乐观态度,创造出优美深刻的文学作品。从眉山到儋州,或升或贬,他走过无数城市,每一段经历都被他看成是难得的旅行,认真欣赏着沿途的美丽风景。

一首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,算是苏轼老来对自己过去的总结:不愧对皇天后土,也没有悔恨遗憾。60多岁的苏轼,似乎还有着年轻时挥洒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”的潇洒不羁,只是添了份沧桑后的平和和淡然。后来,他又写下著名的

《自题金山画像》: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几十年的辛苦,用一句略带幽默的调侃轻轻带过。

阅读苏轼,是精神上的莫大愉悦,他的作品,他的人格,都体现出一种恰如其分的自由,既超尘脱俗,审视着所有悲欢纷扰,又有烟火味儿,始终眷恋着脚下美丽丰饶的土地。

阅读苏轼,教会了我如何看待功利成败,如何化解不可避免的痛苦,如何接纳自己宽容他人,更和谐地融入世界。未来的路上还有很多迷途险滩、炫目诡怪,我希望自己也能拥有“天容海色本澄清”的纯净,拥有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勇气,像苏轼一样,活得正直,活得坦然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

晨曲(国画)

高君作